

局里那点事

陈铁骊 著

讲述现代都市群体仕途与利益纷争的博弈之作

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一部充满诱惑的官场风云
施展抱负的欲望都市，一本各显神通的仕途传奇
情真意切的爱恨纠葛，一段心心相悦的浪漫故事

 青岛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局里 那点事儿

陈铁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局里那点事儿/陈铁骊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436-6761-7

I. 局…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3440号

- | | |
|------|---|
| 书 名 | 局里那点事儿 |
| 著 者 | 陈铁骊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26607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兼传真) 80998664 |
| 责任编辑 | 赵文生 |
| 文字校对 | 何 俊 |
| 封面设计 | 宋晓明 |
| 排 版 |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32开 (890 mm × 1240 mm) |
| 字 数 | 250千 |
| 印 张 | 9.5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6761-7 |
| 定 价 | 23.8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80998826

序

郑建华

认识铁骊，还是几年前从读他的一篇军旅小说《红木棉》开始的。在此之前，我知道他曾是一名军人，参加过1979年广西边境自卫反击战，1984年云南收复“两山”边境作战，后转入海军北海舰队某部。军营生活的熏陶使他的小说大多以军旅题材为主。从读过的作品中，感觉他的文学功底比较扎实，语言风趣幽默，有很好的写作才能。

《局里那点事儿》是铁骊第一部突破军旅题材的小说。小说（排版稿）送给我时，正患感冒，每天要去医院治疗，但还是用了几个晚上读完了这部21万字的小。开始，我认为这不过是一部“官场小说”，内容与所有的官场小说大同小异。但读过之后，从作者笔下的人物中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这种美好不仅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讴歌，也体现了作者思想和艺术上的日臻成熟。与一般的官场小说不同，作品摆脱了腐败与反腐败的俗套与窠臼，以刻画人物的美好品格为主线，从平凡的工作、金钱的诱惑、感情的纠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冲突中，展示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道德情操和现实社会中的人性美。虽然他们也有矛盾，有冲突，但共同的理想与目标使大家都学会了忍让和理解，并在冲突和摩擦中不断

认识对方，了解对方，并使大家真正认识到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的纯真和深厚，这种感情之所以催人泪下，荡气回肠，是因为这个团队的每个人身上蕴藏着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可贵品格。

铁骊的小说叙事细致敏感，在《局里那点事儿》中，他继续沿用了这种风格，将机关里的“那点事儿”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决定了小说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小说的培训价值。应该说，这与作者的经历密切相关。作者转业后，一直在机关工作，从事过秘书、宣传、督察、质量管理体系、绩效考核、团队文化建设等工作，参与设计了督察工作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绩效考核体系及团队文化体系等。作为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和山东税务学校的兼职讲师，他还长期从事团队建设、文化建设、绩效考核等领域的培训工作。这些经历，无疑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并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与激情。小说中突出了机关工作的矛盾与冲突，巧妙地作者十几年团队建设、绩效管理、企业与团队文化、工作调研、文秘宣传、办公室规则、人际关系协调等工作实践和培训成果汇集成有价值的案例，融入到小说的情节之中，悬念迭起，情节感人，不仅增加了小说的阅读快感，而且能够在情节的展开之中启发心智，开阔视野，起到了机关工作培训读本的作用。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看到，作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能够洞察复杂矛盾，统驭众多人物，让大家通过“那点事儿”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浓缩画卷，这是难能可贵的。

实事求是地说，很少为别人的小说作序，但因为曾经读过作者的小说，大体了解作者的风格及思想深度，如今小说付梓在即，受作者之托，在表示祝贺之际，也与广大读者分享喜悦。

1

如今官场上兴起一股风，喜欢管一把手叫大老板，后来干脆简称为老大，一则叫起来顺嘴，二来也隐含一点权威的意思。电影上那些教父级的人物不都被称为老大吗？！

如果您就此断定我要讲的那点事儿也发生在“老大”身上，那真好比拉登策划了“9·11”，把国际玩笑开大了。不过只比老大差一点，差一点啥意思？明眼人都知道，那肯定就是二把手呗。人们在场面上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一把手为老大，但我敢说，从没有谁把二把手称为老二的。老二是什么？实在说不出口，因为它除了和排位有关系，还特指男人那实在说不出口的东西。

孙海洋就是个二把手，不过在来A局上任之前，没有多少人关注他，毕竟他以前所在的H局在这个最适宜人居的海滨城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况且他在H局也只是个“三陪”。A是26个字母的第一位，可见A局的地理位置一定比H局要好。事实上，A局所在地是这个城市的经济政治中心，能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调到“中心”，而且位置由“三陪”晋升为“老二”，确实很有些重用的意思。中国人官本位意识浓，对排位尤其敏感，好比F1排位赛，将决定正赛的位置。所以，虽说都是副职，但背心改乳罩，位置很重要，毕竟老二有扶一扶就能当老大的机会。

匡局长——市局老大——亲自找孙海洋谈的话。这是本月内组织上第二次找他谈话，不过上次是分管人事的蒋副局长找他谈的，意思

是准备让他去市局办公室分管文秘工作，他也确实做好了打一场“爬格子”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对于眼前的变化，孙海洋有些出乎意料，倒不是因为沒有去市局办公室，说实话，就是去了也是个副职，除了爬格子，还要干那些迎来送往伺候人的工作。眼下这个安排在他看来无疑是隔墙扔砖头——砸到他头上了。他不知道局里为什么这么安排，他确实还没有做好担任二把手的准备。

孙海洋的表情看上去好像坦然自若，没有表现出甩掉“三陪”晋升“老二”那种应有的激动，这多少让市局老大有些失望。匡局长说，你是穿过军装的人，从老百姓到军人有一段距离，从军人再回到老百姓，尤其担任领导干部，同样也有一个适应新环境的问题。不过，当兵的人最大特点就是适应能力强，以组织上对你的了解，没有问题的。

匡局长告诉他，邵英辉——也就是A局原来的二把手惹了点麻烦。如今领导惹麻烦，无非两件事：贪和色。邵英辉也没有跳出这个怪圈，一不小心把一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由于善后工作没处理好，这个很顽强的小生命竟置基本国策于不顾，非要来到灯红酒绿的人间享受小康社会带来的普惠成果。都说最让男人受不了的是妻子的唠叨、情人的眼泪，妻子的唠叨使男人的心乱上加乱，情人的眼泪让男人已硬的心变得酥软。但邵英辉的心在情人的眼泪面前并没有酥软，反而希望情人不流眼泪而主动退出又不提任何要求。不过一般来说，情人很难做到这点，于是俩人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发生了纠纷，甚至大打出手。情人这才想起还是眼泪管用，“一哭二嚎三上吊”是女人吓唬男人的三大法宝，既然在男人面前没有用，干脆抱着孩子跑到局门口，像秦香莲喊冤似的扯着嗓子流着眼泪大闹了一场……结果邵英

辉不仅丢了老二的位置，而且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就这样，孙海洋走马上任了。

A局原有四位领导，邵英辉出了那档子事，纪检组长在外学习，还剩两位。局长姓张，已经57岁了，这是一个退休的临界点，按照常规，58岁就不能再干一把手了，所以，孙海洋来到A局，明摆着有接班的味道。由于同属一个系统，大家彼此都很熟悉，见了孙海洋，张局长很客气地表示了欢迎。还有一位贺副局长，是位年轻的同志，人很朴实，说话有些不太注意场合，见了孙海洋，高兴地说，呵呵，海洋可是咱们系统有名的大文豪，哪个局都想要，这下兄弟局可羡慕死咱们局了。说真的，自从邵英辉出了那事，咱们连头都抬不起来，丢人啊！你说他要是个小青年也行，吓吓，就是他妈的小青年也不行。都这个年纪了，还管不住裤裆里那点东西。

孙海洋笑着说，其实出这样的事不稀罕，稀罕的是老邵怎么就能让那孩子生出来，警惕性也太差了吧？张局长说，不管怎么说，一个领导干部出了这种事儿，传出去影响非常恶劣，咱们局每年的行风评议都名列前茅，真是莫大的讽刺。贺副局长说，可不是嘛！以往我们也处理过干部出格的事，但抱着孩子大鸣大放的满楼吆喝，还真不多见。你说老邵啥眼光啊？就说那女人的长相，胖乎乎的不说，还不成比例，该鼓的地方明显地凹下去，该凹的地方又夸张地鼓着，一看就属于屁股比脑子发达的那种女人。那天是我的局长接待日，我哪能相信她的话？再说了，邵英辉就是找也不能找这样儿的吧？吓吓，又说多了，什么样儿的也不能找。我是说，这种作践人的事儿在哪儿都难免。好在如今科技手段比较发达，迫于压力，老邵为孩子做了DNA鉴定，结果还真是证据确凿。这下好了，现在兄弟局经常拿这点事儿揶揄咱。前天我带人去C局开系统应急安全演示会，郝局长那老娘们儿真

能整，从C局分管的乳胶厂弄回一批最新款式的动感安全套，说要把好自己的门，防止安全漏洞，重点是给A局的老爷们都穿上“小雨衣”。

张局长和孙海洋听着都忍不住笑起来。说笑间，敲门进来一位女同志，进门后问，张局长，您找我？伴随着柔柔的声音跟她一起进来的是芬芳的香水味儿。

张局长指着孙海洋问，这位认识不？接着又介绍说，这是颜丽，颜主任。孙海洋和颜丽打了个招呼，您好，颜主任！孙海洋转业后干过办公室主任，那时候就认识这位颜主任，并且知道她有个雅号叫颜美人，而且名不虚传，垂直黑亮的长发飘逸起来像鸟儿的翅膀一样闪着美丽的光泽，一双清澈流动的眼睛冲着孙海洋微笑着，说，你好，孙局。她没穿制服，一身蓝色细长条西服外套，右前襟有几许线条简洁的矢量图案，修长合体的蓝色长裤，整套衣服做工精致。张局长见俩人认识，就说，你们认识？那倒省得我介绍了。哦，还是要介绍一下，这是孙局长，分管你们办公室。颜丽说，全系统有名的一支笔，谁不认识啊？！不好意思，孙局长，今天本来我要去接您的，可市局说直接送过来。

听颜丽说话的口气，他们之间并不陌生。这倒也是，以往办公室系统开会，都要附加一些娱乐活动，每到这时候，无论是酒场还是舞场，她那风姿绰约的身影都会格外引人注目。自古文人多风流，人们常常把“才子”与“风流”和“佳人”联系在一起，抛开中国古代读书人都有风流一面的历史原因不说，即使现在的舞文弄墨之人，如果脱离了女人，估计他们大多也就失去了创作的灵感，才华得不到施展。办公室的秘书们虽谈不上才华横溢，但在一方领地内也算是独领风骚的文人，因此大小也称得上骚客，这些骚客们见了颜美人，自然嘴里流着涎水，背后讲一些“骚话”。有人说她的嘴比泰勒还性感，

有人说她喝酒后的媚态简直就是一出现实版的贵妃醉酒，还有人说她的腰像赵飞燕——尽管谁也没见过杨贵妃、赵飞燕。市局办公室的老王爬了十几年的“格子”，是全系统最老的秘书了，经常夸耀自己跟颜美人跳过舞，说跟颜美人跳舞就像磁铁的S极和N极，吸得你想不靠都不行。“靠”“日”同义，于是人们就揶揄他说，你真行，这么漂亮的美人都“靠”过了。老王瞪着眼珠子说，我靠！我要是真“靠”了，这辈子就没白活……孙海洋刚转业当秘书那会儿，也在背后跟着这些骚客们在一起胡诌八扯。可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他日后竟成了这个漂亮女人的分管领导。事情就是这么怪，敢想的没有，不想的自来，那帮“骚客”们如今知道他当了颜美人的分管领导，整天跟颜美人在一起工作而且还要管着她的时候，夜里还不知折腾成啥样呢。

既然认识，张局长也就没有多介绍，对孙海洋说，让颜主任送你去办公室，然后领你转转。我马上要去市局开个会，今晚周三，也算小周末，正好给你接个风。孙海洋说，那您忙，我先去办公室收拾一下。

颜丽把孙海洋送到了办公室。办公室的布置很时尚，仿红木的办公桌，右上角插着一面小国旗，左边的电脑桌上有一台电脑，座位后的墙壁是镶嵌式书橱，既可以放书，也可以作古董架。窗台不高，却有一米多宽，上面摆放着几盆时令鲜花，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一盆观叶兰，据说这种植物的叶子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循环变化，能够颐养性情，可见并不是随手拈来之作。仅这个悉心的摆设，就能看出颜主任的过人之处。

所有领导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视察自己的领地，而按照惯例，必先从自己分管的部门开始。孙海洋跟着颜丽先来到了办公室。孙海洋刚转业时从秘书干到办公室主任，所以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负责接待的副主任老包与孙海洋不仅是战友，而且同批转业，干训一个

班，见到孙海洋，“啪”的一个敬礼，煞有介事地报告说，欢迎孙局前来视察，然后对其他人说，知道吧，孙局是咱系统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又转身对孙海洋说，我讲的没错吧，您的大名在全系统就是如驴灌耳。孙海洋说，你这是损我呢还是夸我呢？老包吐了一下舌头，大概意识到昔日的战友已经晋升为本局分管办公室的二把手了，急忙说，对不起，今后在您的领导下，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

除了颜丽和老包，还有一位副主任沈世杰，两人以前也比较熟，孙海洋知道他干过多年的稽查，黑白两道三教九流的朋友一片。他的特点是待人热情如火，办事情雷厉风行，能屈能伸，能文能武，没有办不了的事，没有放不到的人，据说这是沈世杰的独门秘籍，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枪手”。由于他太我行我素，又经常在外面沾花惹草，老婆一怒之下带着孩子去了澳大利亚，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对他来说，少了约束，倒也乐得一个清闲。现在他名义上是办公室副主任，实际上负责分局的基建工作，最近又被借调到市局基建办公室，也算党组慧眼识人，量才录用，因为所有的手续基本都是靠他跑下来的。此外，还有两位秘书，外加管固定资产的老唐、管财务的老赵。孙海洋简单说了几句，不外乎办公室是沟通上下、协调左右、联系内外的重点部门，在这里工作责任重大，希望今后大家精诚合作，为领导把好关，为基层服好务等等套话。

从办公室出来，几个人又到科里和稽查局转了转，最后来到了一楼的办税服务厅。服务厅有20多名工作人员，女多男少，年龄大的不过30岁左右，年轻的看上去还是小姑娘。因为接近中午，办税的人不多，所以见他们进来都站起来迎接。颜丽左右看了看，问，蓝兰，你们柳主任呢？

蓝兰是个很俊俏的女孩子，看见这么多人来，有些腼腆，脸微微一

红，说，柳主任去市局计征处送报表去了。正说着，门忽然被推开了，随着高跟鞋的“笃笃”声，进来一位女同志。孙海洋向来人看去，来人刚好也朝这边望，见到颜丽，叫了一声，颜主任。她的声音听起来倒是很悦耳，而且听她说话的口气，孙海洋断定她就是柳主任。

颜丽把她拉过来，介绍给孙海洋说，这就是服务大厅的柳主任，正宗的硕士研究生。老包插话说，柳主任的名字很好记，你就想着电视里那个三流演员演的“小燕子”就行了。柳主任白了老包一眼，说，什么时候你都要插嘴。说着，习惯性地将飘逸的长发甩到脑后，又拢了拢挂到耳旁的发丝，把手伸过来，说，孙局好，我叫柳格格，以后多关照。

孙海洋暗暗打量着柳格格，她大约身高一米六五，身材匀称，皮肤白晰，一身淡粉色套装——看商标应该是香奈儿——体现着成熟的妩媚，尤其口袋处有意无意地露出几株淡淡的白色满天星，看上去素雅却又活泼，使原本合体的套装围裹着窈窕丰满的躯体，将胸部和臀部突出地展现了出来。他心里暗想，这是个很会生活的典型的职业美女。

柳格格在前面引路，并不时介绍着工作人员，这是蓝兰，星级能手……孙海洋没想到，大厅工作人员竟然也有星级，便问道，她们的星级是怎么定的？柳格格说，主要是通过纳税人投票评选，也结合她们的工作技能，最后综合评定，和大厅的补贴挂钩，这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技术能手。老包咧咧嘴，故弄玄虚地说，柳主任厉害啊，全国文明服务厅，局里的香饽饽。哪像我们办公室，像羊一样听话，像狗一样看家，像牛一样干活，像猪一样受气。柳格格红了脸要反驳他，看了看孙海洋，忍住了，转身对大家说，这是刚来的孙局长，请孙局长讲几句话，来，鼓掌欢迎。

大家热烈地鼓掌。孙海洋想，他对这边的事情还不太熟悉，一下

子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能简单讲两句，于是说，今天头一次见面，没啥说的，以后说的机会多着呢。咱们办税服务厅就是窗口和形象，这里的工作要靠大家的辛勤努力，因为我们的窗口形象好，我们局的社会形象就好；我们的窗口形象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全局甚至全系统在社会上的形象。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工作，把我们的服务品牌擦得更亮，为咱们局争光。

说完了，柳格格和老包带头，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反倒弄得孙海洋挺不好意思。

2

当天晚上，自然是为孙海洋接风。除了局领导，酒量差不多的中层干部尽数到场，还邀请了H局的两位局领导、办公室主任和以前孙海洋分管的部门负责人。市局分管人事的蒋副局长自然是要来的，一则是他把孙海洋送来的，二则他在担任市局二把手之前曾任A局的一把手。蒋副局长年龄不大，长得也比较精干，因为处于二把手的位置，长期分管人事，平时又不苟言笑，所以总让人感到背后蕴藏着点点寒意。毕竟他手中掌握着全市五六百名科长以上干部的升迁大权。而且，目前的一把手匡局长已经在任上八年，如果哪一天升迁了，谁能保证蒋副局长家的祖坟不冒出一点儿烟来？所以，他到基层局的接待规格，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匡局长。

为孙海洋接风，他应该是主角，但孙海洋说自己是半客半主，也就顺理成章做了副陪的位置，于是大家敬酒的目标自然冲着蒋副局长和H局来的同志们了。

来A局之前，有人告诫孙海洋，A局乃是非纠葛之处，藏龙卧虎之地。看似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背景也许能吓你个趑趄。尤其全系统赫赫有名的“四朵金花”全在A局。所谓“四朵金花”，就是颜美人、柳公主、花大姐、艾美丽。孙海洋对颜美人比较熟悉，上午也见过了柳格格，对其他两朵金花以前还只是听说，并未谋面。

花大姐姓花名蕊蕊，法规科副科长，三十出头，一个丰满异常，很令男人怦然心动的女人。大家之所以叫她花大姐，是因她擅讲荤笑话而得名。据说有一次企业界的朋友请吃饭，席间男男女女都在称兄道弟。一大佬端起酒杯，结结巴巴地说，咱……兄弟们交往这么多年，到底……算什么……“朋友”？一班人红嘴白牙地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好。这时，花大姐插言道，好朋友像内裤，就算你大起大落他永远包含你；非常好的朋友像避孕套，永远为你的安全着想；更好的朋友像伟哥，当你抬不起头的时候他给予你力量。花大姐话音一落，全桌人全都笑翻了，其中有几个已婚女人笑得东倒西歪。

孙海洋第一次见花蕊蕊，发现四朵金花果真名不虚传。颜丽和柳格格绝对称得上美女，而花蕊蕊比颜丽和柳格格还要多几分妩媚，她有着一头漂亮的长发，清秀的脸庞，月牙似的两弯细眉，一双水晶般晶莹的双眸，小嘴不点而红，身材高挑，透过微微张开的衣领，正好能看到她整个饱满的乳房，比一般中国女人的要大，灯光下，乳罩的蕾丝若隐若现，一个魅力十足的美人胚子。更令人感到神秘的是，这位至今奉行“单边主义”的女人有一个大家都琢磨不透且深不可测的背景。究竟有多深？没人求证过。不过有一个真实的传说。当年花蕊蕊带着两个人去查一家村委开的加油站，女会计慌乱之中把真假两套账都拿了出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先是村主任前来放狠话，说，任何人胆敢把账拿出房间后果自负；接着来了一帮联防队的，一个个光

着膀子扎着领带，满脸酒气、吆三喝四地把胸脯拍得啪啪响，领头的一边拍一边说，哥几个倒要看看谁吃了豹子胆了，能把账拿出这间屋子？加油站几个大姑娘小媳妇搬着小马扎，齐刷刷地堵在了门口。开车的小李见这阵势，吓得急忙给局里打电话，局里指示立即报警，谁知片警进来转了一圈，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花蕊蕊倒是不慌不忙地抓起电话，也不知和谁说了些什么，稍倾，一辆黑色大奔驶进加油站。司机打开后车门，车上下来一位黑衣黑裤黑墨镜的年轻人，他并没有进办公室，只是在加油机前转了转。过了一会儿，村主任带着联防小头目急急忙忙赶了过来，见了黑衣人，一阵点头哈腰，加油站的男男女女顷刻间无影无踪。黑衣人这才进屋，很谦恭地对花蕊蕊说，姐，让您受惊了。简单寒暄过后，花蕊蕊谢绝了乘坐大奔的邀请，让小李把局里配的那辆除了喇叭不响哪都响的破昌河开了过来，抱上账本，很妩媚地对村主任和联防小头目莞尔一笑，登上破昌河颠簸而去。

这就是花蕊蕊。现在喝酒的时候，当然少不了她的调侃。她被安排在蒋副局长身边，于是，礼节性的仪式结束后，她第一个跳出来敬了蒋副局长一杯，蒋副局长倒也没含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回敬一杯，说，我喝了，大家随意，说完又喝了一个底朝天。花蕊蕊笑了，说，这随意是最有想象力的话，随谁的意？当然是随领导的意了，干了吧。说完也是一饮而尽。几杯酒下肚，蒋副局长来了情绪，一改往日不苟言笑的面孔，开始和大家说说笑笑，而且频频举杯。一般来说，酒席上喝酒，总有几个酒量怎么练也不见长的那种人，花蕊蕊见了，非让他们喝下去，对劝不下去硬抗的，她也不强求，拿出手机找出一条短信，说，我给大家念一个短信，最强暴的领导敬酒：第一杯酒谁不喝我是谁爹，第二杯酒谁不喝谁是我爹，大家听好了，尤

其是第三杯酒，喝了的人是不喝人的爹。这个短信一念，不管是能喝不喝的，还是想要点滑头的，赶忙端起杯子一饮而尽。蒋副局长哈哈大笑说，还是你花蕊蕊有办法，名不虚传。

贺副局长端着酒杯嘴里嚷嚷着，对，对，谁愿意当孙子啊？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要调走，能和二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党放心。就这样几轮下来，蒋副局长就有些撑不住了。不过很多人还没给领导敬酒，按照酒场上的规矩，大家都应该给领导敬杯酒，即使领导喝大了，礼数还是要有的，尤其蒋副局长是分管干部的副局长，不给领导敬杯酒可是官场上最忌讳的。这种热烈的场面，孙海洋和H局来的同志们都没有见识过，领导能和群众如此打成一片，并且让平时不苟言笑的蒋副局长兴致勃发，说明A局这湾水比其他局确实要深一些。

沈世杰坐在花蕊蕊的下手，都喝在兴头上，俩人开始喝“交杯酒”了。沈世杰与花蕊蕊年龄相仿，但他是从交通系统调进来的，所以在税务系统当属晚辈。不过俩人当年曾被称为金童玉女，而且从外表看，那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花蕊蕊喜欢前卫的风格，身上所有的装饰基本都与国际接轨了——卡地亚表、LV包、普拉达套装、迪奥女鞋。沈世杰算不上玉树临风，倒也风流倜傥，高高的个子，穿着名牌T恤，一副很休闲的样子。也许缘分未到，俩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最终未能喜结连理，令很多人扼腕叹息。缘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时隐时现，让人无所适从，然而机会对每一个人有时又很公平，可惜的是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擦肩而过，让感情世界平添了几分无奈之情。

因为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所以花蕊蕊和沈世杰至今仍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说话也比较投缘。喝完“交杯酒”，沈世杰悄声对花蕊蕊说，今晚我请你喝茶。花蕊蕊一笑，说，呵呵，枪手，又想什么鬼点子？沈世杰说，你看看，就不能把同志情升华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花

蕊蕊说，精神的升华以物质为基础，那是需要代价的。沈世杰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说，你开价！花蕊蕊把嘴放在沈世杰的耳边悄悄说，我朋友准备在东部开家美食会馆，让我找个合伙人，有没有兴趣？沈世杰笑答，我哪有钱投资。花蕊蕊漫不经心地说，前些天我和百安公司的谢总在一起吃饭，他老人家酒后吐了真言，说他们做了好几年的工程了，包括前两年咱们门前的两条路都有他们的工程。我找人估算了一下，光是那两条路他至少赚了几百万吧。沈世杰说，你不会怀疑我和谢总有什么瓜葛吧？花蕊蕊见他的样子反而笑了，说，没关系的，我想你也不能干。一来你现在负责局里的基建工程，要避嫌；二来呢，朋友之交淡如水，钱上的纠葛越少越好。我们一身轻松地做个好姊妹也不错啊。沈世杰说，就是啊，来，敬姐姐一杯。

孙海洋在特战队受过报务训练，练就了能在复杂的电子世界中捕捉并分辨细小信号的技能。所以，尽管俩人在小声嘀嘀咕咕，还是被他十分灵敏的听觉尽收耳廓。后来他觉得偷听这种过于暧昧的谈话不太礼貌，便起来想给H局的同志们敬杯酒，怎么说也算娘家人嘛。常言说心动不如行动，由于孙海洋“心动”太多，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见H局的王局长站起来，带着H局的几位同志给蒋副局长敬酒了。

蒋副局长这时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端起杯子的时候身子略微摇晃了一下，看样子确实有些喝高了。孙海洋觉得这么喝下去恐怕蒋副局长要出丑，既然领导是为自己而来，还是应该出来替领导挡挡酒。但看到其他人都高兴得起哄，便犹豫起来，觉得在这时候出头露面，会不会让人对他有看法，毕竟A局和H局的情况不同。还是心动不如行动，四朵金花之一、监察室的艾美丽站了起来，端着酒杯说，蒋局长怎么说也算是娘家人吧，不能再喝了，我就代领导喝了这杯吧。

刚才说了，艾美丽也是四朵金花之一，但与其他三朵金花相比，